



君子与兰

□龙玉纯



省城西去一百九十八公里，有一座挺拔的大山，山上曾因多次发现名贵野兰花而声名远扬。半山腰的小村里有一位李姓农户，年轻时就喜欢野兰花，经常在劳作之余，把长在峭壁之上，或山溪旁，或树荫下的兰花小心翼翼地移栽到自家花棚里，仔仔细细培育起来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家的花棚里便有了几百盆花叶俱美、芳香四溢的兰花。大部分品种他是能叫出名字的，春兰、建兰、墨兰、寒兰、宋梅兰等，也有一部分叫不出名字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栽培的兴趣。

兰花素雅芬芳，曾经大受追捧，他也因此出名过，他栽培多年的一盆宋梅兰，当年被兰友送去参加一个全国性比赛，竟然意外获得金奖，过去默默无闻的一个农民，从此让人刮目相看。获奖后，不少人慕名从很远的地方到他家购买兰花，一度把他家花棚都搬空了。可惜流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兰花风靡一时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没人来买花的日子很长，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爱花种花，不但自己种，还带着儿女一起种，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喜欢兰花，尤其是儿子，每次放学回来都要在花棚里待上一会儿，浇水、擦叶子、捉虫，干活细致，乐此不疲。

他和爱人都没读过多少书，

可儿子和女儿分外争气，都考上了知名大学。儿子研究生毕业后考上了省里一个重要部门的公务员，女儿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城的机会回山村小学当老师。女儿的选择让他和爱人非常感动，他专门挑选了一盆最好的墨兰送给女儿，要她放在办公桌上，等同于父母每天都陪着她上班。儿子的选择让他有点担心，重要部门权力大、诱惑多，能不能保持好自己的底色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儿子上班前他也送了一盆养育多年的墨兰，要儿子放在办公桌上，等同于父母每天都监督着他上班。

时光如梭，一转眼他都七十有余了，虽然身体有些毛病，但他还是坚持种地和养花。女儿因工作成绩出色，最终被调到市里的学校。儿子每星期打一次电话，除了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，自己的工作情况几乎不说，他反复想，不是自己当年无意中表现出的担心给了儿子压力？他也试探着问过女儿，女儿回答说哥哥优秀着呢，劝他别担心。

最近一个月，陆续有陌生人来他家高价买兰花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清楚记得，正好是上个月的今天，大约十点半，一个开着豪车、老板模样的人来买花，出手就是八千块，还未等他答

复，那人就数钱搬花。他从未见过如此爽快的买花人，觉得事有蹊跷，不肯卖花，想要那人留下电话号码，对方微笑着握住他的手说：“老爷子，如果真有缘，我还会来的。”

从未失眠的他睡不着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。这些天连续看了省里和市里的新闻，没有一条与兰花有关，怎么会突然出现涨价的情况呢？他想了又想，决定把儿子女儿叫回来，毕竟他们生活在城里见多识广。

女儿一下车，还没等她开口，他就马上把最近家里来陌生人高价买兰花的事详细地说给她听，要她赶紧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。女儿笑着说：“爸您一直教育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这事儿十有八九和我们家的喜事有关。”“什么喜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他顿时有点被蒙在鼓里的感觉。女儿扶着他坐下，喜气洋洋地说：“恭喜老爸，您儿子从省机关调到市里当局长都几个月了，哥哥怕您担心要我别跟您说。”“你哥当局长了？”他顿时觉得脑袋瓜嗡嗡作响，就算是女儿当面给他讲，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。女儿看他愣住了，马上拍了拍他的手说：“老爸别激动，您儿子优秀着呢，不然组织上不会提拔他的。”

这个好消息让他足足反应

了两分钟才缓过劲儿来。随即大怒，他披上衣服就要往外走，嘴里说着：“我说怎么有人花那么多钱买花，不肖子孙，我当初送他的兰花算是白送了！”

女儿知道他误会了，连忙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新闻视频，是记者一个多月前对他儿子的采访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儿子侃侃而谈，采访快结束时，记者问他：办公桌上放盆兰花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儿子告诉记者，那是一盆墨兰，是他的父亲送的。古人称梅兰竹菊为“四君子”，自己理解当年父亲送这盆花的意思，是要自己学做君子，现在流行的墨兰花语是淡泊高雅，当年父亲的希望与现在的花语几乎一致，这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……

他的怒气消散了一些，还是决定等儿子回来问个清楚。

儿子知道后哭笑不得，连忙说：“爸，这些年我把兰花摆在桌上，就是为了时刻警醒自己。您当年的期许我怎么忘？采访中说的也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您没有卖花给他们，是再一次给我做了榜样，您放心，我绝不辱没兰花的气节。”

他还是会时不时给儿子女儿送去新培育的兰花，但此时已不再是监督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们已真正拥有了兰花一样的品格。

在凤凰山脚下，春花与她的爷爷相依为命，过着简单宁静的生活。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夏日，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山林间，春花如往常一样背着竹篓上山采药材。就在他沉浸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绿意中时，一个陌生的女孩闯入了她的世界。

女孩叫小冰，来自沿海地区的一座小城，是艺术学院的一所大学。春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小冰，她知道小冰如果看到了一定会为她高兴。她望着笔筒，笔筒静静地立在桌子上，像一支利箭，但是利箭要射向何方。春花去了一趟小冰就读的大学，得知她入学第三年就退学了。春花又设法打听到小冰的家庭住址，并给她写了一封信。很快信被退了回来——查无此人。

多年以后，春花的爷爷病逝了。小冰决定在春花家养伤。春花刚刚高中毕业，也喜欢画画，春花跑到小冰受伤的地方，找回她的旅行背包。一个午后，小冰取出画架，坐在床上给春花画像。画中的春花是彩色的，她托着下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收到画的春花高兴极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为她画像，画中的自己像个精灵，坐在繁密的枝叶间，是自己从未想过的样子。小冰的画册渐渐厚起来，有停在枝头的蝶，有叽叽喳喳的鸟，有叮叮咚咚的山泉，有巍峨高峻的山峰……春花也想把眼前的景和人留在画上，于是小冰开始教春花画画，说她很有天赋，完全可以报考艺术学院。小冰的话令春花心动。

一个月后，小冰的伤好了，春花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她，然后全身心投入到画画与学习中。春花的画有大山的影子，因为她是大山的孩子。后来，小冰寄给春花一些画笔和一只漂亮的笔筒。春花将笔筒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，笔筒晶莹剔透，古朴典雅，散发出柔和的光泽，长短不一的画笔斜插在笔筒里，像一支支利箭，不知欲射向何方。春花决定画那只笔筒。她画得真好看，画与笔筒放在一起，让人分不出真假。但画中的笔筒里什么也没有。春花给小冰发微信：“我画了那只笔筒。”小冰回复说：“努力

画吧，你能走得更远。”

后来，春花再也没有收到小冰的消息和回复，这个人仿佛一瞬间消失了。但春花依旧不停给她发送消息，分享快乐与烦恼，仿佛小冰一直都在。

春花到镇上的中学复读，终于考进了北方一所艺术学院。春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小冰，她知道小冰如果看到了一定会为她高兴。她望着笔筒，笔筒静静地立在桌子上，像一支利箭，但是利箭要射向何方。春花去了一趟小冰就读的大学，得知她入学第三年就退学了。春花又设法打听到小冰的家庭住址，并给她写了一封信。很快信被退了回来——查无此人。

多年以后，春花的爷爷病逝了。小冰决定在春花家养伤。春花刚刚高中毕业，也喜欢画画，春花跑到小冰受伤的地方，找回她的旅行背包。一个午后，小冰取出画架，坐在床上给春花画像。画中的春花是彩色的，她托着下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收到画的春花高兴极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为她画像，画中的自己像个精灵，坐在繁密的枝叶间，是自己从未想过的样子。小冰的画册渐渐厚起来，有停在枝头的蝶，有叽叽喳喳的鸟，有叮叮咚咚的山泉，有巍峨高峻的山峰……春花也想把眼前的景和人留在画上，于是小冰开始教春花画画，说她很有天赋，完全可以报考艺术学院。小冰的话令春花心动。

这一次，春花的画展办在这座沿海地区的小城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中午，展厅工作人员递给春花一张字条：笔筒很好。字迹歪歪扭扭，但春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是小冰！春花抓住字条，泪流满面，连忙问工作人员是谁留下的字条。工作人员说，是一位女士，坐着轮椅，早已离去了。春花冲出展厅，望着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思念。

她最终还是知道了，小冰生了场重病，每况愈下，早已拿不起画笔，后来甚至连抬手都十分艰难。她不忍见春花为她担心，选择隐瞒病情。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是春花发来的信息支撑着她与病魔做斗争。

春花没能与小冰相见，但她知道，无论小冰身在何方，那段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消逝，那只笔筒承载的深情，也将永远珍藏在她心底，成为她艺术生涯中最温暖的力量。

一只笔筒

□李志杰

醉在绍兴

□黄莹



温一壶黄酒，听一曲社戏，这似乎是我此前能想到的“最绍兴”的事了。

然而当我真正坐在熙熙攘攘的咸亨酒店里，走在沈园曲径幽幽的小路上，看着雨天东湖湖面上荡漾开的涟漪，乘着乌篷船向更深的岁月里驶去时，才真正觉得这座古城离我如此之近，而我也在千年之后，成了这小镇中的匆匆过客。我不曾在这里留下印记，烟雨中水墨画般的绍兴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。

盛夏时节，一场细雨扫去连日来的暑气。走在路上，鲁迅先生笔下的景致，此时还能寻到一丝踪迹。“孔乙己”如今成了特产商店的金字招牌，咸亨酒店内还悬挂着“孔乙己欠十九钱”的告示；周家祖居的房间里的一顶毡帽，如今被细致呵护，但仍能看出使用过的痕迹；三味书屋里的玻璃罩起的一张书桌上还有当年留下的点点划痕……一切都将人的思绪拉回语文课本上鲁迅先生的文章里。

我记得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走进百草园，入目不过是一些不具名的花草。我自顾自地想，鲁迅先生的童年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有趣？我尤记得书中那孔乙己，是咸亨酒店里唯一一个穿着长衫、站着喝酒的顾客，他用细长又似带着泥土的手指轻点着柜台，取一颗茴香豆，嘴里念叨着“多乎哉？不多也”。或许我从未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，此时却已身在其中。

品着用太雕酒酿制的醉枣，每一颗都凝聚了厚重的甜

同，挂大钟的柳树却也翠绿欲滴，但枝杈向上。主干的皮色也深得多。而新来的柳树则更具垂柳的风韵，颜色也更鲜亮清润，据说那是金柳。

说起金柳，我便想起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诗句：“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。波光里的艳影，在我的心头荡漾。”彼时的我，沉浸在夕阳西下的美好意境中，金柳拂岸，与粼粼波光融为一体。金色的光芒顺着柔软的枝条慢慢滑到水面上，又被波纹反射回去，闪烁，跳跃。那可与新娘子相媲美的动人的涟漪，一直漂荡进我的心里。

春天到了，金柳的枝条金黄透亮，阳光一照，金灿灿的，颜色越发靓丽，成为校园里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。站在树下向上仰望，像天上流下了金色的瀑布，衬托得天幕格外湛蓝。一簇簇新嫩黄的柳芽，将圆鼓鼓的柳穗抱在怀中。弯而上翘的叶子，像一叶叶袖珍的小舟，在蔚蓝的海面上任意东西。老钟在金色瀑布的包围中尽享枝条的柔软与春光的煦暖。只在需要的时候敞开口子，响亮地歌唱。声音时而舒缓，时而激越，像一位胸有成竹的老歌唱家，淡然自若，气定神闲。

夏天来临时，金黄的枝条变得青绿，叶子的颜色也由浅变深。由于长势太盛，“金色瀑布”变得参差不齐，容易在风中凌乱。直到园丁过来给它们

“理了发”，整棵树才变得清爽起来。

秋天的金柳是沉静的，只在秋风吹过时婆娑起舞，沙沙的声音阵阵响起，与天上的棉花云遥相呼应。秋深一寸，沉静便多一分。

当校外的柳树卸下所有叶子时，校园中的金柳依然绿意盎然，它被西楼和北楼保护得很好，几乎成为三里五乡落叶最晚的一棵树。有勇有谋地对抗着深秋的风霜。

待到白雪飘落，它早已进入深深的梦乡。连那口相依为命的老钟都顾不上了。

老钟有自己的使命，不敢像金柳一样陷入沉睡。无论谁来拉动绳子，它都会配合着敞开口子。拽绳子的力道大些，它的歌声就大而响亮些；要是力道小了，它的歌声就小而柔和些。

后来，学校安了电铃，老钟就到了半退休的状态。再后来，学校普遍使用电脑设置好的上下课铃声，老钟的工作就越发清闲了。

时光的流水奔涌而过。老钟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小，仿佛电冰箱里的灯，虽没多大作用，但只要它在，师生们心里就踏实。

野桥中学的毕业生们重回母校时，看到老钟，就会想起曾与它相依为命的金柳。想起金柳，仿佛重温了那逝去的青春岁月。

麻雀喜欢在瓦檐下筑巢。黄昏时分，它们会在瓦屋顶上跳跃嬉戏，或交流一天的收获，或酝酿明天的计划。它们伴着屋主主的鼾声，也在瓦檐庇护的暖巢里安然入睡。屋里是人家，檐下是雀巢，彼此安好，共度岁月。

瓦檐下的墙上，常常挂着红辣椒、玉米棒、大蒜等农作物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幅丰收的工笔画。冬日暖阳下，老人们依墙端坐，眯上双眼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打发着空闲的时光。

自古以来，屋顶上下都有不息的生命在乡村里开枝散叶。老人家常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，金瓦银瓦不如自家的泥瓦。瓦默默地庇护着农户，延续着岁月，承载着华夏文明，这一间间瓦屋里仿佛也流淌着我们的血液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瓦的情怀与记忆不变，它是家的象征、岁月的见证，也是游子心中永恒的牵挂。

老钟与金柳

□张冬英



2023年9月开学后，野桥中学教学区北楼南边的两棵金柳不见了，金柳上悬挂的老钟也被挪到东墙根那棵核桃树上。从老会议室出来的老师们看着金柳站立的地方空荡荡的，不免生出感慨：多好的柳树啊，与老钟相依相伴了27年，竟然不见了。唯有搬迁到核桃树上的老钟还在。对于校园的巨变和金柳的远去，它和我们一样，既是见证者，也是亲历者。

虽然学校早就用电脑播放上下课铃声了，但电闸出了故障时，线路断电检修时，还是用到老钟。所以，金柳退出悬挂老钟的历史舞台后，东墙根那棵核桃树承担了老钟的清越与厚重。

老钟已近知天命之年，在野桥中学是首屈一指的元老。一声一声敲打的下课钟，安闲自在，提醒师生到了放松的时候；两声两声连打的上课钟，透着些紧迫感，提醒师生尽快进入上课状态；三声三声连打的开会钟，是召集师生们开会的信号。没有电铃的时候，所有活动或上下课，全靠老钟提醒。最初打钟的是张校长，后来是食堂的孙师傅，再后来就是老师们轮流打了。

老钟的声音浑厚开阔，穿透力强，响彻整个校园的同时，周边干活的人也能听清楚。他们一听就能分辨出打的是上课钟、下课钟还是集合开会的钟声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的生活条件宛如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。农户建房时，屋顶上常常会覆盖上一层鲜艳的红瓦，远远望去犹如炽热的火焰，跃动着乡村的活力；而家境更为殷实的人家，则选用深沉的青灰瓦片，为家园添上一抹低调的奢华。尽管色彩各异，但瓦片都是乡村的标志，因为瓦片的籍贯是乡村。它们不仅是房屋的“华丽帽饰”，更是天然的“温控大师”，为勤劳的农户构筑起安宁温馨的小窝，守护着平凡又幸福的生活。

瓦片由泥土经筛沙、搅拌、压制、煅烧而成，仿佛是土的重生，以新的形态呈现。瓦片颜色的不同，源于烧制工艺的差异。青灰色瓦片的烧制工艺相对复杂，技术含量较高，质量也相对较好，但增加了成本，故售价也略高。红色瓦片显得温暖喜庆，灰色则沉稳低调。红瓦和青瓦，在绿树蓝天的映衬下，构成了村庄独特的风景。

瓦片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屋顶，宛如等待检阅的士兵方阵，彼此相依，覆盖着屋顶，无论风雨，都默默承受，守护着家的温暖与安宁。

1976年建校时，野桥中学只有三排校舍，最北边的是校长室、会议室和办公室。另外两排每排两间教室，每个年级两个班。到了1996年，学校为了迎接第一轮普九验收，在西南角建了一栋转角楼房，又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花园。花园东南角栽种了两棵茶杯口粗的小柳树。树皮金黄，枝叶婆娑，金色的枝条柔柔地垂到地面。与悬挂大钟的柳树明显不

然而，历经风雨侵蚀，瓦片也会逐渐失去光泽，变得粗糙暗淡，如人一般，随着时间逐渐衰老。但瓦片的付出是值得的，它能够日夜庇护着家。房屋的衰老通常从一片瓦开始，因此发现有破损的瓦片需要及时更换，否则可能会影响房屋

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沉入时光深处。

当雨来临的时候，作为村庄“帽子”的瓦片就会与雨接触，并合奏出四季不同的乐章，春雨温柔动人，夏雨气势恢宏，秋雨则透着缠绵，冬雨剩下的便只有落莫……倾听瓦和雨的

合奏，人似乎也渐渐静下心来。瓦屋雨声是从乡村走出的游子的精神皈依。

瓦屋顶偶尔会长出小草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，会在缝隙中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，成为屋顶特有的风景。这些小草随季节变换荣枯，俨然成了岁月的印戳，承载着光阴的故

村庄的“帽子”

□巍然

